南華發覆

南華發覆卷之三

梁谿性通

武林徐世

外篇駢拇第八

內外者下文云弗知[illegible]之外矣弗知深矣知之淺矣然混沌竅鑿分而為識為知而後有多方聰明之用譬猶駢胝贅疣俱非道德之正必其嬋殘知思使天下之民反樸還淳安于性命方為至治是以言外也外篇十五皆從此篇抽繹而出○駢枝贅疣各出于形性而非形性之正以况仁義列于五藏非道德之正亦猶駢枝贅疣均為無用物矣

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枝指手有六指出乎性哉生而有之而侈於德比於人所同德則為剩矣附贅餘肉縣疣瘿瘤出乎形哉生於有形之後而侈

於性比于初生則爲剩矣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五藏者心肝脾肺腎也赤子初生渾然天眞性也泊乎情竇日鑿分而爲識爲知曰聰曰明曰禮曰樂之用情也歷僞浮想非性命之眞所謂列于五藏而非道德之正也向下釋成何以見其非道德之正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縱偏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何以見其多方聰明之用下又申明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白與黑爲黼黑與青爲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黃帝時人百步察秋毫多於聰者調擊聲韻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太呂之聲非乎而師曠

是已晉樂師賢大夫也善音律能致鬼神冀州人生而無目枝於仁者擢已之德塞已之性樂善行惠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惑亂不知有道德而知有仁義以奉不及之法無仁無義國有常刑非乎而曾參行仁史鰌行義是已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簧鼓天下使失其性甚於桀跖也駢於辯者纍瓦結繩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纍如繩之結竄句謂邪說微隱穿鑿文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分外用力之貌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此數子各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而非天下之至正也何以見不失性命之情方爲至正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駢枝雖是無用皆出于性故合者不爲駢

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物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二句反釋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不可節外生枝妄生斷續故性長非所斷長則任長性短非所續短則任短無所去憂也短長是其性成不消你去憂其短長而斷續之設仁義之教治五藏之情是削駢枝贅疣傷之者衆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正如續鳧截鶴所以多憂也○向下發明多憂之所以以見合者不爲駢枝者不爲跂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可見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也二者或有餘於數枝于手者或不足於數駢于拇者其於憂一也決之

與齕同是一憂其不可治也明矣今世之仁人仁人指離婁師曠楊朱墨翟蒿目

心憂勞故目半開半閉其眼矇茸如蒿而憂世之患爲仁義禮樂不仁之人

指夷蹠君子小人殉利殉名是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者起案○下揭明仁義非

正性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三代以上之人織而衣耕而食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何知有仁義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死名死利之人囂囂

然威賞弗能禁止可見非天下之至正也言天下自有正正不勞你用仁義正他且夫譬木之性

或曲或直各有本性何待鉤繩待鉤正曲繩正直規所以爲圓矩所以爲方而正者

是削傷其性也斷鶴脛也○譬如器用本自完固何待膠漆待繩約膠漆

而固者是侵損其德也續鳧脛也○此以明性長非所斷二句屈折肢體

以爲禮樂之文呴俞顔色以爲仁義之貌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失其常然者正如削性侵德續鳧截鶴也○又反說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曲不待鉤直者不以繩直不待繩圓者不以規圓不待規方者不以矩方不待矩附離不以膠漆附麗不待膠漆約束不以纆索約束不待纆索此便是常然故天下誘然相長之義皆生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顚顚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此便是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生活之所以同焉皆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彼此俱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不見你該得我不該得也故自古及今不二未嘗移易不可虧也不見有虧損也○可見天下有常然此便是常然也你如今屈

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此便失其常然矣則仁義又奚連連相續貌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甚言其不可也○未免使天下惑矣惑者亂也可見非天下之至正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失其本然之性何以知其然邪何以見得易性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使天下不知有道德秖知有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與者正見以我仁義易性矣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上有虞氏以仁義易性三代以下以物易性可見天下何其多亂亂也○下正發明以物易性小人則以身殉利殺身從之曰殉士則以身殉名死名大夫則以身殉家亡身于家聖人則

以身殉天下亡身于國故此數子者或殉名或殉利事業不同名聲有汙隆異號謚號有褒貶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品目雖各不同其殉則一也○又引臧穀以明其一臧與穀男而婿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執卷也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投瓊曰博不投曰塞今骰子也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言其死名死利所死不同其于亡善則一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又深一層言其無論名利就是奔命于仁義亦是殉也天下盡殉也彼其所

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但殉外物皆非正正之人也又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下復收斷以已意翻應前數子自非任情命之眞俱爲淫僻之行也）且夫屬（體也）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仁義之教莫通于曾史所以言雖通）非吾所謂臧（善）也（不屬其性于道德性命便是以身殉物所以非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黃帝時人善知味能別淄澠之水所以爲通也）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曠聞靡靡之樂知國之興亡所以）屬其性乎五色

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千里見針鋒○又轉）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臧）也臧於其德而已矣（這便是臧又重一重）○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非口說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任者要身任力行不失性命之情這便是臧也）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聞彼者屬其性于五聲也）自聞而已矣（自聞者無聞聞自性也遺耳目外形骸也）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屬其性于五聲也）自見而已矣（收視反聽不逐物喪眞自見者無見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見自身而見外物）不自得（性命之情）而得彼（仁義之得）者是得人之得（是得仁義之得）而不自得其（性情之）得者也（這個是）適人（外物）之適而不自

適其道德之適者也又反顯結夫適人外物之適而不自適其道德之適者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于名僻于利也又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余愧乎道德此莊子自謙愧道德之不足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于名僻于利之行也既不居仁不由義不淫于名不僻于利要見此老是得性情之得不得人之得適道德之適而非外物之適者也○觀莊子如此結語何嘗不正心修身其戲舞堯舜孔子曾史伯夷初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耳

外篇馬蹄第九

當湖毛湛修之甫較

此篇自上意仁義其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翻出○通篇以馬喻言治馬者不識馬之性而使馬竊轡詭銜者伯樂之過也治天下者不順物之情而以仁義匡慰天下之民民始好知爭歸于利不可止者是聖人毀道德以爲仁義之過也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在曠野空曠之地跳躍奔突何其快便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燒烙之剔剪之刻之刻削其甲雒之羈絡其頭連之以羈馵機縶○

絆前足編之以皁棧槽櫪編木爲之以禦濕也馬之死者十二三矣及至饑之渴之馳之驟之不時其饑飽之養不達其步驟之勞整之整其啣勒齊之齊其進退前有橛飾之患橛馬啣飾馬纓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又引陶匠以明伯樂拂馬之性所以死者過半不以爲過而反以爲善治陶者曰我善治埴土黏曰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圓有圓的性方有方的性圓畢竟要規方畢竟中矩是拂其方圓之性矣匠人曰我善治木曲有曲性直有直性曲者畢竟中鉤直者畢竟應繩曲直之性拂矣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不過强之耳馬之性豈欲燒之剔之所以馬之死者過半矣人之性豈欲用仁義禮樂哉用之是拂其性也然且世世稱之曰伯

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言治天下者正如伯樂治馬陶匠治埴木爲害多矣所以言過也而人之不知反以爲善正明前非以仁義易其性與一句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便是常性是謂同德織則同織耕則同耕衣則同衣食則共食不見有彼此便是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黨者羣也萬物羣生草木遂長禽獸可係烏鵲可窺彼此嬉遊不別同異便是不黨便是天放也○向下發明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遲重不輕躁其視顚顚專一總言其無知無識當是時也山無蹊徑隧道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無人異家殊所以其鄉連屬禽獸成羣無網罟也草木遂長無斧斤也是故禽獸可係羈

而遊以其德純物化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無驚慴也○又提起總明一明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尚不別同異又惡乎知君子小人哉爲何如此以其彼此同乎無知則其德不離也同乎無欲是謂素樸彼此具足有何可欲所以素樸也素樸素則無飾樸則無華純素朴實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撇薛强行貌踶跂爲義踶跂行立不安貌而天下始疑矣疑有彼此有異同澶漫爲樂憚漫喜引也摘僻爲禮摘僻節也而天下始分矣分貴賤辨等列也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畫犧牛以飾樽象白玉不毀孰爲珪璋上銳下方曰珪半珪曰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大道廢有仁義性情

不離安用禮樂（同乎無知其德不離）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純樸不殘孰為犧樽）毀道德以為仁義（道德不廢安取仁義）聖人之過也（天下始分始疑由聖人為仁為義致之可見治天下者之過亦由馬之知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摩也）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駕馬者）齊之以月題（額鏡如月）而馬知介倪（獨立睥睨）闉扼（曲頸拒人）鷙曼（悍驚奔突）詭銜（詐受其銜）竊轡（偷嚙其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斷案可見馬之至盜）伯樂之罪也（總貫前論）夫赫胥氏之時（炎帝也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民（止有耕而食織而衣此外亦不識）

不知所以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之知能已止于此而矣及至聖人屈折肢體以爲禮樂以匡天下之形匡正也使天下之形正于禮樂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慰安也使天下之心安于仁義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者此亦聖人之過也民之好知爭利不可止皆聖人毀道德以爲仁義之過也非歟

外篇胠篋第十

嘉禾金善鎔子冶甫較

上言治天下者之過又云此亦聖人之過此篇秖是翻覆詳明聖智作法善人用之少不善人用之多秖爲决性命之情而饕富貴者爲盜竊資所以民之好知爭歸于刑勸賞刑威弗能禁者聖人之過也

將爲胠也開篋探囊以手取物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結也緘縢皆繩也固扃關也鐍紐也此世俗之所謂知也世俗以此之知可謂善防盜者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舉也篋擔囊而趨走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

為大盜積者也向之所設又豈為盜設也可見不由人謀無藏則不招盜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設緘縢扃鐍是積罔罟耒耨是守所謂聖者聖人立法以守其國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不獨竊國抑且守身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布置之法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一方盜賊彼此救援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夫三為屋五五黨為州二千五百家也五五比為閭二十五家也五州為鄉萬二千五百家也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齊大夫陳恒敬仲一旦殺齊君簡公而盜其國割安邑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又翻一翻然則所盜者

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田成子以私量貸以公量入是借聖知之法以濟其竊國之私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畏其强大國不敢誅畏其勇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凡十二世○這等看來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可見聖知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又深一步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上之緘縢扃鐍爲世俗知此爲至知者爲斗斛爲權衡也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上之所謂罔罟所布耒耨所刺聖者守國此爲至聖者爲仁義爲禮樂也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

胥靡故四子之賢（可謂守聖知者矣不能保身）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竊聖知爲盜資者適足以自養）由是觀之（爲善的人指龍逢等）不得聖人之道不（能立宇宙爲賢人君子）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能行（其盜竊）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這等看來）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聖人之法既利少害多去聖人之法是去害也）故曰脣竭則齒寒（脣竭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

聖人生而大盜起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盜起者由聖人立法以招之也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是脣竭齒寒也何以見得去聖人就舍盜賊夫川竭而谷虛無聖人則彌盜賊是川竭谷虛也丘夷而淵實無盜賊則天下治矣故曰○下又申明何以見得丘夷便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無故者無聖知為盜資也若聖人不死則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故所資者重所利不得輕也○何以見得重利盜跖一法立一弊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田成子以私量貸而以公量入借聖知之法以濟其竊國之私為之權衡以稱之者原為制其重輕盜之者則并與權衡

而竊之重入輕出爲之符券印璽以信之盜之者則并與符璽而竊之假瑁假刻因其盜竊也○爲之仁義以矯之矯其盜竊之弊并盜之者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又叫起下文何以見得并竊仁義彼竊鉤者誅竊之小者易覺有司得以按法加誅竊國者爲諸侯竊之大者人不得而覺反得國而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正見田成子弒君得國而身處堯舜之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盜之利人如此故人皆趨之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其不爲斧鉞之威弗能禁其不行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無他是乃聖人之過也

可見聖人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是則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魚失淵則爲人禽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聖人立法而使人竊法總是不該以利器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明利器于天下天下借資以爲盜賊正老子云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便是此意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唇竭齒寒也擿玉毀珠小盜不起丘夷淵實也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盡也殘天下之聖法仁義禮樂而民始可與論議下揭明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殫殘天下之聖法也擢亂六律擢取六律之管而亂之鑠絕竽瑟焚而棄之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翻前非謂其聞彼也自聞

而已矣○不聞有毀譽彼此無是非也滅文章散五彩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不見有好惡彼此無爭奪也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折也工倕之指堯時巧人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既人有其巧則彼此不見能也故曰大巧若拙結一句再說去削曾史之行行含其華鉗楊墨之口言杜其辯攘棄仁義不見德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同于玄德矣○又番上說何以要塞耳膠目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不鑠于文章彩色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不累于禮樂也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不惑于仁義矣人含其德既玄同其德則天下不僻矣不邪僻于名于利也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

朱者皆外立其德皆役心於外以立其德正如火光閃爍耀人心目○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此輩㮚棄絶之則大盜不止而自止矣故曰絶聖棄知大盜乃止○又引古以見今之不然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非精鑿也美其服非華飾也俗雖朴實○樂其俗居雖陋劣安其居鄰國相望言其近也雞狗之音相聞彼此自適其適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無求無欲之至也若此之時則至德之治已矣如此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

賢者嬴（裹也）糧而趣之（非不相往來也）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求賢之急又豈知有君父）足跡接乎諸侯之境（往來接足言其多也）車軼結乎千里之外（車軼外結言其遠也）○則是上好知之過也（由上行所以下效不尚賢使民不爭也）上誠好知而無道（不得其道）則天下大亂矣（所以日益多事）何以知其然邪（何以知其天下大亂）夫弓弩畢（兎網）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竹器承梁取魚）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所以施羅網）羅落（鳥罟）罝（兎罟）罘（翻車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漬之）毒（不覺深也）頡滑（滑稽不正之語）堅白解垢（詭曲之詞）同異之變多則俗惑

於辯矣〔不知定論不能辯別也○以〕故天下每每大亂〔者何故〕罪在於好知〔可見上好知之過也上誡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仁義聖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不識不知之道德〕皆知非其所不善〔大盜也〕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聖人也○天下既不知求不知非〕是以大亂也〔○下言好知之亂不獨鳥獸禽魚感得天時亦多災異〕故上悖日月之明〔薄蝕也〕下爍山川之精〔崩竭也〕中墮〔隳〕四時之施〔天時不正〕惴耎〔無足虫〕之蟲肖翹〔翾飛〕之物莫不失其性〔寒燠不時傷其生也○結〕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天下何其囂囂也○為何如此以其〕舍夫種種之民〔舍夫三代〕

以上謹慤淳厚不識不知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悅夫三代以下釋有爲口給之佞

夫虛恬淡漠無爲無私無欲之人而悅夫啍啍之意誨人不倦教人仁義聖知之意〇正不知啍啍已亂天下矣

外篇在宥第十一

檇李胡振芳來子甫較

此篇以至道全身以無爲治天下則我得長生之祕而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矣末言因民性有遷故法未嘗廢君人者宜明天道人道有爲無爲相去之別乃可不然無自而可不可不察也

在者使之安于性命之情不淫其性于視聽則無喜好宥者順物之自爲而無容私不遷其德于知識則無憂瘁宜在之宥之而已未聞以法制整齊之也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爲而任物之自爲也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于嗜好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于知識也天

下之人不淫其性同乎無欲則天下之性不淫矣不遷其德同乎無知則天下之
德不遷矣有治天下者哉不聞治天下也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樂則喜豫是不恬寂也桀之治天下
也使天下瘁瘁焉瘁病也人苦其性日不聊生是不悅愉也
夫不恬不愉非德也欣欣焉不恬靜者不在之之故瘁瘁焉不愉悅者不宥之之故
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無此理○下正明喜怒不可長久人
大喜邪毗於陽毗并也助也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彼此
相并四時之氣不至寒不成寒暑不成暑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
之形乎何以傷人之形使人喜怒失位喜不得而喜怒不得而怒居處無

常所處之地大不得而大小不得而小是無常也思慮不自得者不得行已之志喜則不能榮寵天下怒則不能伏尸萬里中道上不得而上下又不得而下此爲中道不成章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喬者矯已而過于高詰責人而過于密卓者特立而過于亢鷙者鋤擊而過于猛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各行已之志○可見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慕賞乃善賞不能供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畏罰乃止罰不能勝言其多也故天下之大不足以供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又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又提起悅字講○以其不能在宥使之喜怒失位是以傷人之形也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文章悅聰邪

是淫於聲也[音律]悅仁邪是亂於德也[非同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同乎無欲是爲素樸便是理也悅義是悖理也]悅禮邪是相[助也]於技也[禮者天理之節文謂技倆]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滋荒長亂]悅聖邪[多能爲聖]是相於藝也[才能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知詐漸厲漸毒則疵多]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有亦可亡亦可]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不中舒之狀]愴囊而亂天下也[居仁由義制禮作樂之徒搶攘而起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反]尊之[以爲師]惜之[以爲仁]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一過也而[就]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不輕授也]跪坐

以進之不輕見也鼓歌以儛媚之吾若是何哉吾未如之何也已○性命之情前為賞罰所亂又且為入者所瘢然則性命之情何以自安故君子不得已

而臨莅天下不得已而後動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人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天下然後可以託之愛以身於為天下身重于天下也則可以寄天下視天下如寄而已

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未嘗以仁義肦肢于五藏無擢其聰明未嘗以聲色抜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雖居若土偶而神運化物若見龍之在田淵默而雷聲雖淵然靜默不張巳見不設巳能而聲稱若春雷之灌耳神動而天隨雖然神用無方變化不測而動合天則不見有一毫作為之迹○從容無為而萬

物炊累焉炊如以息相吹之吹累微塵聚也言萬物同此天機自作自息若遊塵之自動在宥之而已吾又何暇治天下哉言其不消治也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言人心之不可攖攖搏亂之也人心排下而進上人心好高不容人上上于已者排而下之進已于上下于已者抑按之不欲其上上下囚殺言下排于上上抑于下上下相排如囚殺一般不肯輸服淖約柔乎剛强復以僄美之態柔媚乎剛强之人廉劌雕琢其智巧纖利刻薄殆盡語其燥暴熱如焦火言其惴恐則寒如凝冰其心想疾速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言其遠也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言其心相想捉摸不定如天淵然不可揣惻僨忿戾貌驕而不

可係者其唯人心乎（可見人心之不可攖也如此又何可治○以下引黄帝以證人心之不可攖）昔者黄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跋蔽膝也）脛無毛（勞其觔骨苦其心志）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以禮樂法度爲規則堯舜雖如此勞苦）然猶有不勝也（言猶不能盡化使之爲善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堯六十年放）投三苗（即饕餮也）於三峗（今屬天水郡）流共工（即窮奇也）於幽都（幽州也）此不勝天下也（明矣）夫施（異）及三王（日以放伐爲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不仁不義）上有曾史（行仁行義）而儒墨畢起（以至儒墨之徒亦畢起而立教）於是乎喜怒相疑

同于巳則喜異于巳則怒彼此此靳立而相疑愚知相欺以知欺愚之不知以愚詐逞巳之有
見是以相欺善否相非善與不善更相是非誕信彼此相譏而天下太古
之風自此衰矣大德大德者玄德也玄同之德不同而性命之真爛漫矣
天下好巳之知巧而百姓求竭矣竭巳之精神思慮而爲廉纖瑣琢○德自
此衰刑自此立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深文巧詆繩之以法椎鑿
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可見人心之不可攖也如此雖斧鉞
之威弗能禁也天下既巳大亂上下俱不得相安于無事之天故賢者伏處太山嵁賢者既以退隱
巖之下求以免禍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
孤立無輔所以憂慄者恐不勝其任也今世殊死者更相枕藉也桁楊

者械繫而行者相推也刑杖戮辱而行者相望也天下既已如此而儒墨乃始離跂足底半離地攘臂乎桎梏械具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法網密賢者隱而儒墨乃離跂攘臂而起可見無恥之甚○下又明其桁楊桎梏之具皆聖知仁義之爲也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也椄槢桁楊之管用桁楊必用椄槢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鑿枘所以製桎梏者○桀跖借曾史之行爲害言又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今之響箭行刦以先聲者是以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也可見馬之知而至盜者伯樂之罪也民之好知爭利不可止者聖人之過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下引黃帝爲問者要見三代以上貴在治身非治物也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

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精者先天一炁得之則造化在手萬化生身可以佐五穀養民人也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陰陽由我而調燮之欲使羣生各遂其性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至道之精也而所欲官者不治身而欲治人是物之殘害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者言其雲氣未聚而雨潤澤少也草木不待黃而落殺氣冬也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無精色也而佞人之心翦翦者佞貌言其識見淺短又奚足以語至道不足言也黃帝退捐天下築

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求也）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恐驚其臥）膝行而進（以見求道之切）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

廣成子蹷然而起曰（三代之下治身之人少廣成子見其以身爲問所以蹷然而起也）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言無相無名之道其體至虛所以窈冥昏默也○但不知如何體認你只是）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必靜則形不勞必清則精不搖）乃可以長生（人之所以不得長生者以其神不守形也今既無思慮搖精視聽勞形然則形神相守便可以長生也此是延年要訣○）

何以便得長生下又申明目既無所見耳既無所聞心既無所知汝
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汝內無思慮也閉汝外無視聽也多知
爲敗纔有知便喪敗了也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既無視聽知識覺明
虛靜猶如晴空是遂大明之上矣○以其至彼至陽之原也生物之本原至道之精也
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門者老子云衆妙之門也出入死生皆由于此○以其
至彼至陰之本原也既至陰陽之原則天地有官官有操天地之權而
運行萬物也陰陽有藏陰陽之氣由我生化所以爲藏也但愼守汝身物將
自壯又何須待你去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遂羣生耶○下廣成子又引己以證我守其
一本原也以處其和我但守其先天眞一之炁以調其陰陽氣序之和故我修

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者以此而修也亦問奈何治身而可以長久汝亦以此而修便可以長久矣黃帝再拜稽首再拜稽首者謝其指教也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天也非人也廣成子恐人不信已身不衰下又明未嘗衰之所以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言此身卽是道體不獨衰老且無終窮而世人不知皆以爲此身有終彼其物無測物此身也言此身與天地陰陽同一本原有何限量是以短長不可測也而世人不識皆以爲極此身有盡極而不知天地有壞而此身不壞也豈獨衰老而已哉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上者視聽言動皆光也而人不知所以失也而下爲土下者形骸也腐而爲土矣○又把土字解一解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

也〇上敎人入道之方下以明其所守故余將去汝入無竆窈冥之門以遊無極壙埌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經當我緡乎遠我昏乎正見其窈窈冥冥昏昏默默也言萬物生化無窮有當我而來者自來吾不知其來也有遠我而去者吾不知其去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言世界遷變而天地猶有變滅此身無變滅也又何有于衰何有于老也雲將雲也東遊過扶搖之枝風也而適遭鴻蒙元氣也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形容跳躍自得之貌雲將見之儻然止自失貌贄然立拱立不動貌曰叟何人邪叟何爲如此跳躍鴻蒙拊髀爵躍不輟止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所問也鴻蒙仰而視雲

將曰吁吁者是已知發問之意故視之而預發一嘆曰吁曰遊皆睥睥自得之意雲將曰天氣不和陰陽之氣不和地氣鬱結不舒六氣不調四時不節寒暑不時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即前欲取天地之精佐五穀養民人也爲之奈何而可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兩個弗知正所謂鴻蒙也弗知便是眞知正所以荅也雲將不得再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喜其遭遇之難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稱鴻蒙曰天再拜稽首願有聞於鴻蒙鴻蒙曰物之浮遊于天地不知所求物之猖狂妄行不知所往遊者鞅掌雖紛紛汨汨之多以觀無妄言其

不知求不知往便是實德以其無妄朕又何知又豈容有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豈我願欲朕也不得已於民謝之不去今則民之放也既放我而行願聞一言以教之鴻蒙曰民放而行是亂天之經天經者順物自爲而無容私這便是天經民既放汝而行是逆物之情也玄天弗成至德之世行塡塡視顛顛萬物羣生草木遂長同于禽獸居族于萬物並此便是玄天也今既亂天經逆物情是弗成也是以解别禽獸之羣而鳥皆夜鳴也災及草木不待黃而落禍及昆蟲寒暑不時傷其生也噫斯皆有心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而可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毒哉者言治人之毒害不可救藥故遣使急歸不必再問也雲將曰吾

遇天難三年一見可謂難矣既見而又失之使我終身不得聞道矣畢竟願聞一言

鴻蒙鴻蒙見其至再至三勤勤懇懇只得施之曰噫前吁此噫皆氣也心養心當目養

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徒者徒有也有而無有是爲徒有○下正發明心養徒處無爲而物自化之所以墮爾形體忘形骸吐爾聰明去知識倫與物忘不別倫類與物相忘大同乎涬溟大同者一而不黨也涬溟天放也彼此嬉遊與物相忘也解心去知釋神去識莫然無魂窈冥莫測無有朕兆衆妙之門也萬物云云各復其根此便是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根宗也各復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而不知渾渾沌沌汝但守此昏昏默默終身不相違離此便是常道若彼知之纔有一毫知識便非道矣乃是離之到此境界

雖萬物云云之多無問其名各復其根而不知是無闚其情也此便是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也要見物固自生耳不消你去生他雲將曰自隳爾形體至大同乎涬溟便是天降朕以德解心釋神至各復其根而不知便是示朕以默也躬身而求之乃今也得躬屈下也是以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上言天下不消治你只治身養心而天下治矣猶恐世俗之人以爲天下未有不治而治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正見無爲者獨有之人也天地之友也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其出乎衆人之心爲心也衆人皆言治天下此獨言不消治所以不欲○下又申明夫以出乎衆人之心爲心者曷嘗超出乎

衆（人之見）哉因衆（人之聞）以寧（已之）所聞（可見自無定見借衆人之見纔定已見○反）不如衆（人之）技衆（多）矣（似此不及衆人之能之人）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堯禪舜舜禪禹此謂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服無跋歷無毛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而不喪耳）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言喪者多矣○下申明以此不及衆人之能之人）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萬分之中無一分可存）而喪人之國也一（分）不成而萬（分）有餘喪（人之國）矣悲夫（悲）有土者之不知（爲國之所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天下大物）（爲）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物）而不（知有）物故能物物物（以）明夫物物者之

非物也（言雖物物而不物于物也不物于物之人）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既能忘物便是忘已既忘已則隨往無礙矣便能）出入六合遊乎九州（正是秉天地之正以遊無窮也）獨往獨來是謂獨有（言只有其人再無比對也）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不見有二所以至貴）大人之教（大人者至貴之人也無心況應）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感斯應）有問而應之（但）盡其（胷中）所懷為天下（相）配（合而已不敢言教要見虛之至也○以此而言言乎不言是）處乎無響（也與天下配不見已能是）行乎無方（也）挈汝適復之撓（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復歸自動之性）以遊無端（也或）出（或）入無（所依）旁（言其空洞無物也）與日無始（日日如是）頌論形軀（頌論言也言則出于不言形軀）

形也形則象于無形如是則合乎大同而巳矣大同者與天地同德也大同而無

有巳無巳巳尚不有惡乎得有所有天下也覩有者昔之君

子指三王而言覩無者指上古而言天地之友天地以無爲而爲覩無者亦以

無爲任物便是天地之友也是以謂至貴○此承上覩有覩無之說見有無亦非截然爲兩段要見天地

雖虛何嘗不任物來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物者莫足爲也樸散而爲器故賤○

不任物何以見大卑而不可不因民雖卑莫非我之一體至人厚下安宅可不因乎然而不可不因

者民也不因民何以見高匿而不事多隱匿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幽暗難知然

可不爲者事也不爲事何以見能麤而不可不法雖粗迹皆所以顯道然

陳者法也不陳法何以別善惡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于大不終于小

不遺無不蒙潤所以疎遠不居何以見義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草木昆蟲無不我愛不親何以廣仁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事事中節方爲合禮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道居乎上事處乎下德位乎中不高無以見德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易者變通之謂也居一而又要變通若守一而不易何以言道神變化不測之謂神神則無爲而無不爲然則分所當爲豈容執而不爲哉然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不以人助天也成於德而不累功成而不居所以不累出於道而不謀動與道合所以不謀會於仁而不恃化貸萬物而民弗恃不居仁也薄於義而不積雖物物得宜而不處于義足不積也應於禮而不諱事事中節于禮相應而不諱短接於事而不讓

行已所無事所以不讓也齊於法而不亂事事齊之以法然紛雜之中亦簡直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托身于民上是不輕也因於物而不去物雖賤不可不任是不去也物者莫足爲也然而有不可不爲者爲則要明天德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所以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純于德者不通于道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天亦不可人亦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悲夫者悲其事事不可爲也○又把道字發明發明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君人者順物之自爲而無容私是天道也上古帝王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指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于是乎脛無毛股無胈是以言累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天道無爲

而尊臣道有爲而累所以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乎天人之道也首言不聞治天下結以有爲無爲之治相去甚遠不可不察

南華發覆卷之四

餘杭嚴武順忍公甫較

天地第十二此篇言天地者天職盖地職載凡在盖載之内莫不因之以生有天下者不可以不㓮心于天地之大恐其不明于天者不純乎德不明乎道者無自而可所以要察也天顯也高顯在上也又坦也坦然高遠也地底也其體低下載萬物也統論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易云元氣初分清輕上而爲天濁重下而爲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在覆載之内者細大不遺莫不化育以其均也萬物雖多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貞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主人卒者君也君原於天地生物之德而成於天無爲之之之謂天

故曰玄同謂之玄有無莫測妙用無方故稱玄也古之君天下無爲也亦有天下者不明于天不純于德不明于道無自而可是以要明天道合天德方天德而已矣爲至治○大人之教若聲之于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與天下配是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天尊地卑是以道觀分而君臣上下之義明程量重輕隨才授任是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小大稱職也○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矣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物之無棄應用周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合上君原于德而成于天也行於萬物者道也合上以道觀言以道汎觀也上治人者事也賞罰刑害刑名比詳能有所藝者技也禮樂法度聖知才能技兼於事事兼於義君臣上下義

兼於德德化通育德兼於道虛以應物道兼於天無為而為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我無欲而天下足足則無求也○我無為而萬物化上既無欲無為如淵之靜寂而百姓自然安定矣記曰記者老子西昇經告關尹之言引以證據又莊子受長桑公微言也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尚自欽服豈獨治天下而已也○下引証夫子以見道之大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刳空也不刳心于道無以見其大無為為之之謂天不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天道無為言之之謂德處乎無響如空谷荅聲虛以應物是以謂之德也愛人利物之謂仁任其性命之情是謂之仁也不同同之之謂大

恢詭譎怪道通爲一是不同同之是以言大行不崖異之謂寬玄同彼我不設町畦是以見也有萬不同之謂富藏垢匿瑕兼包並畜所以富也故執德之謂紀執德是謂之紀德成之謂立德成是謂之立循於道之謂備循于道則衆善悉有是以言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未嘗以物經懷是不挫志者○完全也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言其事心之大如天地無不韜藏有天下者不可以不剗心也○執大象天下往故沛乎其爲萬物逝也沛盛大流行貌以其德滂滂沛萬物歸往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以物挫志也不利貨財不近富貴執德之謂紀也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德成之謂立也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已私分

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循于道之謂備也顯則明萬物一府同居無異彦也死生同狀不知死生先後之所任也上言道之大此言道之神○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二句形容常清常靜寂然不動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感而遂通也萬物孰能定之不可定其有無你言有不妨寂然言無不妨有感斯應也夫王德之人以德王天下者素逝而恥通於事素純一也逝流通不滯也素逝者虛靜恬惔寂寞無為未嘗沉著于有為事相之中故曰恥通于事雖恥通于事不妨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上句明道淵乎其居下句明金石有聲也故其德廣致廣大而盡精微也其心之出而應物有物採之採取于己而後應之以見不考不鳴也故形非

道不生以道養我之形生非德不明以德明我之生○既是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豈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忽然勃然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而萬物從之乎似此纔謂王德之人此下正見道淵乎其居也至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也○體道者又要視乎冥冥視之而不見聽乎無聲聽之而不聞冥冥之中不妨獨見曉焉作惡降殃毫毛不爽無聲之中獨聞和焉和氣致祥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視乎冥冥可謂深矣又獨見曉焉是深之又深矣而能物物順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應用無方可謂神矣而其體不變是神之又神矣而精光不露故其與萬物接也至虛無而供其求有感斯應時騁而要其宿雖應用不測不妨道

焉常在大小長短修遠無乎不在也可見萬物孰能定之○言此道不可以知知不可
以識識聽明言辯俱不可以人道要以無心之人乃爲得也黃帝遊乎赤水之北
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旋歸遺其玄珠道也使知知識
索之而不得使離朱明察也索之而不得使喫詬言辯
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象則非無罔則非有不皦
也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此下明聽
明膚智之人可爲天下用不可以用天下不足配天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
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
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堯欲讓天下故此發問吾藉王倪

以要之自不敢要藉王倪要者恐其不輕許也許由曰殆危哉圾岌也乎

天下何也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機智敏捷其

性過人好高勝人而又乃以人受天許由但論齧缺之才而不稱其德以其聰明睿智之資竅鑿混沌是以人受天也何者天賦而天全之謂之天受天賦而人鑿之謂之人受也人受者上帝不宜彼審乎禁過欲禁已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不知過在知聰明睿知也與之配天乎言不可配也○又把給數以敏其性過人發明彼且乘

人為而無天德方且本身而異形只知有已不知有人方且尊

其過人之知而火馳疾速方且為事緒所使亦能受人利物方且為

物絯為貨利之所拘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方

且應衆宜亦能爲一方保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雖然也能與物同流合汙終是勉强所以不恒夫似此之人何足以配天乎雖然又一轉

有族有祖有族聚者必尊于祖抉人也止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之父也衆父父祖也天也治亂之率也抉爲亂世之能臣可也若北面之使爲臣必禍國也亦如田成子之盜國也○若南面而君之是害天下賊也此段引封人問荅者要見體道者不必盡然配天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閒隱亦可顯亦可無所不可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

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懼其爭奪生亂富則多事日有萬機壽則多辱善始者未必善終致恐末路之難也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堯以壽富多男子非養德之具故辭謝之也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以其有天下而不與故稱汝為聖人以此觀之今然君子也何以見得非聖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不分則守財虜耳安得無事夫聖人鶉居則無常處而鷇食則仰母而哺鳥行而無彰鳥行虛空過而無迹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仙也乘彼

白雲至于天帝之鄉三患莫至水火風身常無殃不及三災之患所以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見堯不達至人之意故遂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堯于封人言下猶不明悟故又復問封人曰退已退已者言已過去矣不必再問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天下有道與物皆昌也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無道修德就閒也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其故者堯有何德我有何過辭諸侯而耕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兢勸不怒而民畏威德之至也今

子賞罰賞有高爵罰有嚴刑而民且不仁者不尚善行不義也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以此之故辭諸侯而耕也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低頭用力貌耕而不顧○不顯異也要見伯成子高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閒之人也○此段正明天人合德之人或隱或顯無往不可也泰初有無無有無名天地交泰之初無極也即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一之所起此係太極即有名萬物之母也○但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以其能生物是以謂之德未形者有分此係二儀且然無間謂之命陰陽混合似分未分絪縕交密而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留動者凝也言陰陽妙合而凝生理已具則有形矣形體保神手提足奔視聽言動

各有儀則謂之性外心知忘形骸是性修反德物德以生也德至同於初者泰初也同乃虛同一也衆妙之門也虛乃大虛者致虛極也氣也虛而待物者也既虛則與天地萬物脗合而爲一矣以氣合也是以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矣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渾渾沌沌終身不離是謂玄德天地同德也同乎大順既與天地同德則無往不順矣是謂大順無往不可無入而不自得也天亦可人亦可隱亦可顯亦可也此章明治道貴乎忘己之人乃合天德○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若相放又在衆可之中更求其不可衆然之中更求其不然以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司馬云辯明白若縣室在人前也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若人爲才藝所

累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捕來正如物為技能所累也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聽之所及也與而所不能言言之所不到也凡有首有趾無心無知識無耳外形骸者衆有形者與無形非長短方圓無狀非青黃赤白○無形無狀者道也而皆存者盡無其動不妨止也其死不妨生也其廢不妨起也彼毀此成之義此又非其所以也總不知有死生廢起也○廢雖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非人也天也忘己之人合天德也○上章言服勸從善舉賢拔能不足以當帝王之德必使之成教易俗而民不知所由然方為至治蔣閭葂見季徹

曰魯君謂菟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必欲其教〕旣巳告矣未知中否〔中理不中理〕請嘗薦之〔試以所言質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恭則致敬儉則不吝〕拔出公忠之屬〔舉賢能以自輔〕而無阿私〔不順承巳私所好〕民孰敢不輯〔睦〕季徹局局然〔大〕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其〕任矣且若是〔服恭儉拔公忠而無阿私〕則其自爲〔所〕處危其觀臺多〔其景〕物〔以示人人皆悅之〕將往投迹者衆〔矣非爲汝之實德而來厭則去矣何益于治所以笑也〕蔣閭菟覷覷〔驚貌〕然驚曰〔驚者驚季徹之笑而言也〕菟也汒〔然不知〕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顧先生之

言其風也言其帝王之德之風而已不敢求盡善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因民心偷薄習俗既久執而不悟所以要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教由此成俗由此易舉滅其賊心譏智變詐皆賊心也而皆進其獨志滅賊心易習俗是進其獨志也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不知自何而遷善去惡不知上之化下也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肯溟涬然弟之哉言蒞也以此教魯君而行便與堯舜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肯溟涬然弟之哉言不肯也欲同乎德而心居矣欲使民心同德而心居矣又何有于治此便是帝王之風也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種菜蔬曰圃畦圃之界限也鑿隧道也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搰搰力貌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憐其老而灌畦力勞而功寡故以此告之有械於此一日浸灌也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何以見得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引也數如泆湯李云疾速如湯之沸溢也其名爲槔桔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不能真純粹白所以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機動則神不寧神生不定者神既不寧何以載道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所以不爲惡喪道也子貢瞞瞞慙貌然慙

子貢之所以慚者以其言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俯而不對 不敢對也 有間 少頃也 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 誇誕貌 以蓋衆 以己之知蓋衆之不知 獨弦 唱而無和 哀歌 哀世人之不知已 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 博學蓋衆是喪神氣也 墮 墮壞也 汝形骸 從其周游賣名聲于天下是壞形骸也 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 治圃之 事子貢 本欲教丈人而反被丈人之譏誚所以 卑陬 愧懼貌 失色頊頊 旭 然不自得 悔其輕言之失 行三十里而後愈 安定也 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也夫子何

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也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今日見丈人言）不知復有夫人也（還有這樣人在○何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漢陰丈人獨不然）執道者德全（執道之人不用機智所以全德）德全者形全（不以好惡傷身）形全者神全（神形之主形全則神全矣）神全者聖人之道也（此便是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也）託生與民並行（言其灌園與常人無異）而不知其所之（不知其有道術也）汒乎淳備哉（讚丈人曰淳白之道備巳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也若夫（丈）人者（以此看來）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

得其所謂心志也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何也以其天下之非譽于已無損益焉是以不顧不受也是謂全德之人哉這便是全德之人也我之謂風波之民言者風波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通于一萬事畢者治其內機智也而不治其外邊幅也夫明白入素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是以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汝學不知此所以驚也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言可不必知也○諄芒具有三聖人之德有天下而不與將欲體性抱神以遊大埜者道也混冥也混于世俗冥然不覺盖亦申明上章修混

沌術之意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海也道也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二句狀其深遠莫測吾將游焉苑風曰苑風不知道之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無乎不在故以爲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聰明睿智之謂聖・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無曠職也拔舉而不失其能無伏賢也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人各紓其情實無浮行也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所行所言若性之自爲而不知所由然是以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此聖人見于治而非所以爲德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物得以生謂之德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四海既共利共給是以樂推而不厭怊悵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嬰兒失母則不知所依儻無心貌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行而失道則不知所往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共利之之謂悅也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共給之之謂安也此謂德人之容德人之形容而非神人也願聞神人變化不測之謂神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上神心宇泰然安定定能生慧慧光發現所以乘其光在大化之中浮遊往來鼠肝虫臂任之而已不擇所善此謂照曠也致命盡情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

盡其事之情而已天地樂樂于天地而萬事銷亡也萬物復情者隨順物情也人哭亦哭人哀亦哀此之謂混冥混于世俗冥然不覺所謂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者神人也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虞舜讓天下周武攘天下所以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均治者天下共利共給財用有餘不知所自來飲食取足不知其所從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言天下既以均治則有虞氏不亦贅乎有虞氏之藥瘍也瘍頭創也言天下創亂欲求虞氏之藥以治之是禿後而施髢言其假也病後而求醫言其遲也孝子操藥以修

慈父其色燋然喻有虞氏因亂而後治雖燋然不樂聖人羞之羞之者言虞氏不能施藥于未病之先而進藥于巳然之後所以羞也○要見至德之世其行如此不消治也不尚賢不知賢也不使能不見能也上如標枝在上之人如標樹之枝無心于上民如野鹿在下之民如鹿然放曠自得○操行端正而不知以為彼此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互相役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言上世豈無忠信仁義以其行而無迹事而無傳也所以不惑于世俗亦不見有道德也○此段從行而無迹兩句影下意來謂行而有迹事而有傳者道諛之人也且處道諛而不自謂道諛斯乃愚惑之至也且夫愚惑者必不能信至德之風天下之人惑于仁義是非而不知有道德性命

何也以其至言不出俗言勝也莊子所以慨嘆子雖有斬斷不可得也不亦悲乎亦可悲也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之理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反顯世俗之惑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乃不以導諛之人目之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不肯受導諛之名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不知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合譬喻令易曉飾辭令令易聽聚衆也是終不敢坐始本不敢坐末

不相坐所以不敢相坐者尊其教也然垂衣裳皮弁鷸冠搢笏紳修設采色文繡也動容貌矜莊也以媚一世這便是終身導人也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為徒合譬飾辭通之人是非而不自以謂衆人反自以為賢而欲人之尊已愚之至也知其愚者曉得自已愚非大愚也世俗之人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悟解則不惑于仁義矣大愚者終身不靈靈則不為導諛之人矣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于是非仁義何知有道德性命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盡惑予雖有祈嚮我雖有求向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也不可得者不肯信也不亦悲

乎亦可悲也焉何如此以其大聲不入於里耳以其至道之言俗耳不入折楊皇荂古歌曲也則嗑然而笑言仁義以忠信是非之言聚衆惑人恣易得入所以嗑然也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以其至道之言不出俗言勝也仁義是非之言勝也以二缶鍾惑以二尾缶之聲而惑一鍾正至言不勝俗言之喻也○以見惑者勝也而所適不得于道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余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言不可得也知其不可得也而又强明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莫若姑舍是而不推廣以明之也不推誰其比憂言無人比憂也○言雖無人比憂人豈不自知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厲人生子恐其

汲已彼亦自知其醜耳大愚大惑之人終身不解終身不靈厲人之不若也○向下言飾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知已失其性矣正如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俱以身殉物然其失性均也又下列出失性之所以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刻賊不通也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好惡趣舍滑亂其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仁義是非之中自以為得此非吾所謂得也吾所謂得

者任性命之情而已也夫若以此為得者困可以為得乎言楊墨之困于聲色貨利束縛而自以為得然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梗塞其內皮弁儒服鷸冠以鷸毛飾冠搢笏紳大帶修長也以約其外內支盈於聲色貨利之柴柵外重束縛於衣冠之纆繳睆睆然目視而不動在纆繳之中正如鳩鴞在籠一般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之中亦可以為得矣以見困可以為得也○以此而推極言楊墨曾史之流方眈于聲色貨利已困尚不之知又可以猾亂天下也

天道第十三

豫章熊士達夷庚甫較

上篇祇形容天地之大天地之神此篇言天地之道要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爲正發明前篇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三句以見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臣道也天道之與臣道相去遠矣有天下者不可不察

天道運運者旋轉之謂也而無所積言天道運行化物不留一毫作爲之迹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故天下歸如水之趨下故曰歸聖道運而無所積玄聖素王體是道而行故海內服化也明於天道之無爲通於聖人之化育六通四辟咸被於帝王之德

者皆其自爲也若性之自爲而不知所由然此便是天道運行而無積者則昧然昧不覺也不覺其運行化物之迹是以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順物之自爲昧然不覺是以不撓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以准則爲故大匠取法焉于水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大鑒也萬物之鏡也過而不留見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又把靜字分開說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准而道德之至也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息於此也何以要休休則虛惟道集虛虛則實實則事事中理實者有倫序矣虛則靜非有神然既靜靜則動應變無方

過而不留動則得矣動無不宜靜則無爲莫之爲而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夫無爲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此之謂也無爲則俞俞常應常靜而常俞俞俞俞從容自得之貌俞俞者憂患不能處不以好惡內傷其身是以年壽長矣憂患既不得戕賊精神悅豫所以年壽長也

夫又提起靜字言此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不惟應物養身萬物之本根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豈不是萬物之本明此以南鄉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又汎論一論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如廣成子之流素王孔子之類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如巢許之倫江海山林

之士服服其道以此進爲而撫世伊望之輩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一天下也○聖之與王既同一無爲爲何有上下之差別以其虛則靜而聖靜則動而王動則得矣無爲也而尊者天地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何所不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樸素者虛無恬惔也聖王者美物也天下不爭者以其樸素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天地之德只是一味虛無恬惔寂寞無爲而已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明白于天地之德者爲萬物本爲帝王宗與天地參矣以此爲和○既與天和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均調者下明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之類是均調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樂人道也與天和者謂之天

樂樂天道也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韲粉萬物而不以為暴戾澤及萬世而不恃以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先天地生也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以其無為也此之謂天樂樂者樂其道是以為天樂○下又形容天樂之所以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行而無迹其死也任物之自化靜而與陰同德入窮冥之門也動而與陽同波遂于大明之上也故知天樂者無天怨與天和也無人非與人和也無物累虛無恬惔也無鬼責鬼神合德也故曰其動也天天動而與陽同波也其靜也地地靜而與陰同德也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無天怨無人非也其寬不疲無物累無鬼責也一

心定而萬物服化也又總明○言以虛靜推於天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通於萬物其形不祟其魂不疲也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結明聖人之心畜養天下也如此而已○此下又把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發明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根宗以道德爲主持以無爲爲常經無爲也則順物之自爲而然不覺萬物無足以撓心以其靜也故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有爲者有以爲也股無跋踁無毛蔽蔽焉以天下爲事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旣古之人貴夫無爲然則上下何以自別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下有爲也上亦

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臣代臣事則非主矣所以貴夫無爲也上必無爲而用天下無爲也則天下而有餘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此下仝不易之道也又引證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不自誇其辯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不自見其能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是以帝王無爲而天下功也故曰莫神於天不產而萬物化莫富於地不長而萬物育莫大於帝王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便是乘天地之道馳騖于萬物之中而用人羣之道也故古之人貴夫

無爲也○以其天地爲宗本在於上末在於下也○以其道德爲主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也三軍上軍下軍中軍也五兵左右中前後也之運旣稱兵不祥之器亦謂之德何也匈頑之人堯亦不能化驩兜放一人以救天下之善人此亦生也故爲之德不得已而用之是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德不及化而後教之教亦不善而後刑之所以爲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類詳審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以土和和其本也鈞天之樂柔矜之武樂之末也哭泣衰經孝子之事親也不擇地而安之孝之本也大功小功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非精神之運術免行有缺失心術之動心術詳盡用之至當然後從

之者也若精神不到心術不明亦未可輕用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不得已而用之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言此雖是末學從至道中來所以聖人取象乎天地具有先後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法天地也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順時序也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故聖人取象焉何以見之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芽區別各有形狀盛衰之殺陰陽變化之流行也夫又結明可見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而況人道可無尊卑先後正見形名

賞罰人道之一事可無先後是以宗廟尚親左昭右穆朝廷尚尊爵尊居上鄉黨尚齒齒德高者尊之行事尚賢賢者任事所以尚之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道者所以別尊卑敘長幼豈有語道而非其序者乎是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不謂之道矣○要見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詳在于臣非其序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事事具有次序先後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先明天之無為然後法天而行之是道德次之也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先明天道合天德然後利濟天下事事得宜是仁義次之也仁義已明仁者心之德義者事之宜仁義既明所守各安其分而分守次之也分守已明分守既明而貴賤各當其名而形名次之也形名已明而因

才受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能者原之不能者省減之原省已
明而是非次之原省明而後可以見是非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
是非明而後可以定賞罰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知者處上愚者處下各得其宜
貴賤履位貴居其左賤居其右仁賢不肖各襲其情愚智處宜必分
其能貴賤履位必由其名以此道而事上以此道而畜下以此
道而治物以此道而修身觀其能任其事以次行之知謀不用必歸其
天可見爲無爲事無事道纔是無爲爲之之謂天也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道纔謂之太平纔謂之至治也○又引證故書曰但有形就有名形稱名皆其名
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非所以先者爲何古之語

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上文五變其說而至形名九變而賞罰可言也九變而至賞罰○爲何要五變九變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必先言大道而至形名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九變而至賞罰○不言道而言形名是倒道而言不言天而言賞罰是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何以不能治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但有治人之具非治人之道可用於天下人之所治也不足以用天下安能治人此之謂辯士蔽于一曲闕于大理之人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末在于下詳在于臣也非上之所以畜下

也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也○此段結明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雖孤獨寡問之人不聽致詢吾亦順之而不責不廢窮民恒加恩也苦死者嘉孺子恤孤而哀婦人念寡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哀矜刑濟此其小者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纔見其大舜曰合天德而出寧音靜也日月照明如日月無不照臨而四時行行如四時無不長養若晝夜之有常經運行及物而無作爲之迹雲行無心而出岫而雨施矣何嘗有爲來堯曰若子所言然則我膠膠擾擾于心不寧乎子天之合也與天和者

（謂之天樂）我人之合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又徹明天地篇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既與天地合是天地與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也○此段言聖人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當放天地之常經循道而趨則至矣不可強以仁義亂人之性也）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典也）藏史有老聃者（老子見周末不復可匡告老而歸）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依託也）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言藏書之事）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六經六緯十二經也）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嫌其大汗漫）願聞其要孔子

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不成也不義則不生多行不義將自斃是不生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除仁義之外無別有也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非仁義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歎詞乎後言失言也何也夫兼愛不亦迂乎物之不齊愛何由兼是迂也無私焉乃私也無私便是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法天地之常經日月固有明矣行日月之照臨星辰固有列矣則星辰之象列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

夫子亦放天地之德而行循無為之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用力貌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言仁義非真人之性以仁義為性是亂之也何言治○此段正見仁義亂人之性以不能舉滅其賊心而進其獨志者仁義亂之也是謂之竊徒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遠也重趼足胝也而不敢息言其慕道之切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妹氏棄餘蔬于鼠壤責其暴殄是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生熟之物用之不盡而積斂無崖物之歸懷來者受之所以無崖老子漠然不應不以其言槩意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

刺於子今吾（譏刺之）心（不覺）正卻（去）矣何故也（因不應使其譏察之心自洗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脫去不見也何故今日又來問）昔者子呼我牛也（不仁也）而（信）謂之牛（不仁）呼我馬也（不義也）而（信）謂之馬（不義）苟有其（不仁不義之）實人與（不仁不義）之名而弗受（既有不仁不義之實是殃也與之名而弗受是）再受其殃（也）吾服（不仁不義）也恒（然信）服吾非以（不仁不義之）服（為）有服（不知服也）士成綺（自愧未嘗修身而以知巧譏詘神聖是以）雁行避影履行遂進（形容其躡足漸行漸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先責他賊智明事謂之竊徒何足以修身意欲其忿賊智而後可修也）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突出貌）而

顙頯然高從容自雄之狀而口闞然口呿貌而狀義然嚴毅自矜之狀似繫馬而止也志在奔突動而持欲行而止不自舒放也發也機發若機上心斂疾而巧中也○明察而詳審知巧而覩於泰上言昔者吾有刺于子今吾心正卻也何故是覩于泰也泰安定貌凡吾所言汝以為不信設使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見汝之貌亦知汝非學道之人必以名汝為竊也上言仁義亂人之性故此下明道于小大不遺體是道者何獨于仁義而遺之雖廣乎無不容但仁義神之末耳要非至人未免為累所以遺也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大包無外於小不遺細入無倫故萬物備廣備則無物不有廣則無不容受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注焉不滿酌焉不竭其不可測量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既小大不遺豈有仁

義不備于道但神之末耳非至人孰能定之要非至人不能定也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故萬物備廣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起而欲以棅用之而不與之偕逝以其審乎無假萬物一原何莫非眞而不與利遷不遷于利極物之眞能守其萬化之本故外天地天地變滅而此體疑然遺萬物萬物有遺而此道常寂而神未嘗有所困于未也若不能守本而欲行其末精神未免困于形德仁義之末矣○何也以其通乎至道合乎天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要非至人孰能定之所以不困也○前孔子欲藏書于周室所藏之書不過所詮形德仁義神之末耳不足貴也故上文結云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所詮之意既不足貴能詮之文又足貴乎故此假言能詮之

（文不足貴也但糟粕已夫）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以其）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不過）意也意有所隨（指也）意之所隨者（言不能盡意所以）不可以言傳也（旣不可傳）而世因貴言傳書（者何哉）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何也）爲其（所）貴非其貴也（其可貴者不可以言傳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白紙黑字）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某人某書）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著述之人）之情（何可得也）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著述）（之人）之情則知者不言（言不能盡意）言者不知（道者也何也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豈識之哉（所以言爲其貴非其貴也○設此一段者正見意之所隨）

者不可以言傳也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名也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眞醇已去所餔者糟粕而已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寬緩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疾則苦而不入疾緊則苦澁堅硬而難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得手應心之妙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何也言不盡意吐不出也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

臣不能心領神會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此篇言天道而末結以輪扁之喻者正見道之難學要非口傳耳受所可得也斲輪事之粗者得手應心之妙雖父子猶不能喻況道之爲物其難于斲輪甚矣學者誠不能求之于心而惟書之讀糟粕之喻非虛言也

天運第十四

禹杭嚴調御印持甫較

上言天道而袛明帝道聖道本末先後之序至此纔詳明天地日月運行之無爲何嘗見有一毫作爲之迹以其無親則無愛無愛則無積無積則無往不順矣是以長民者推天地氣化以行此便是上皇也

天其運乎陰陽無停機若晝夜之有經也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日月同黃道故云爭於所孰主張是孰綱維是而使之運轉流行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推而行之使其往來不息意者其有機緘係屬而使之不得已而轉動邪意者其運轉如圓物而不能自止邪重重

徵問者要人深思自得運化主宰以立君道之準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大空騰氣而爲雨注爲川澤川澤之氣復蒸爲雲升降上下如轉轆轤又未知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勸其爲雲爲雨風起北方北方土高陽亢而戰故冬風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風息也所以言噓吸孰居無事而披拂是使之敢問何故斯皆陰陽氣化之流行不息以成歲功也孰主張是而爲之哉巫咸祒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天地日月風雲皆從至道中出是以謂之極金木水火土五行合天理以行是謂之常帝王順之則治民康物阜逆之則凶災害病作九洛之事九疇洛書之用至于福極則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上皇則挈天地馳日月隆施雲雨噓

吸風氣而常居無爲之地者是也○下引商太宰爲問要見天道之無私無爲而已不必求多也商

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上言順之則治逆之則凶莊子云至仁無親無親則無無跡矣可見莊子是能順之人也

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言不可也莊子曰不然不如此說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孝何足以盡至仁之言○若以愛爲孝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正如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至仁在乎無親而親愛以言之譬猶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者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故曰以敬孝易肅恭其外故易以愛孝難愉色本乎中故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雖日用尋常而行不知其所以愛是忘親難也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以我日用而行不知所以愛使親亦日用不知所以愛此爲難也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凡親之不能忘我者以有心感之也今也使親忘我則是我無心親亦無無心渾化無迹猶以爲易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兼忘天下以爲難也兼忘天下尤以爲易使天下兼忘我難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爲難也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有堯舜之德而天下遺之不以爲德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這便是天下兼忘者也便是至仁無親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所以言去之遠也○又申明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之八者此皆修身立行之士

自相勉勵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稱美也故曰至貴者道
也國爵并焉并棄也至富者德也國財并焉至願莫過乎道德名
譽何有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道無私無愛不以至富至貴至願易其本也故
云道不渝○篇名天運而言樂者以其至樂之妙亨通萬物樂主和至人合陰陽氣敘之和順化以行使
物物達情遂命而不識不知這便是天道之運行是以言樂北門成問於黃帝曰
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恐然悚聾復聞
之怠神思倦怠卒聞之而惑二句出惑之狀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帝曰女殆其然哉宜其不自得○以下分三節答他總然只申明女殆其然哉一句
吾奏之以人事徵之以天行行之以禮義節文儀制建之以

太清聲氣之元○上四句言作樂之本旨以下承起樂吉而言感通之妙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順之以天理春夏先秋冬後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五德卽五行也金木水火土皆言德者以其有生物之德自然者順物之自爲也○下纔言感化之所以然後調理四時之循序太和萬物之長養○使四時更迭而起伏使萬物循序而生成一盛一衰盛則長養衰則肅殺合文武倫經琴有文武絃也經次序也一淸一濁陰陽調和調理四時也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太和萬物也吾驚其聲之如以雷霆之震起其卒無尾其始無首發舒鼓舞如循環然無首無尾一死一生一僨一起以變化爲常則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

女故懼也言其死生僨起變化莫測不可以一待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序氣之和燭之以日月照臨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剛柔相濟短長相禪所以齊一變化齊一不主故常不一定是短一定是常也在谷滿谷在阬滿阬無乎不有無乎不在塗郤守神塞其機竅而獨守以神以物爲量在坑在谷任物之自量其聲揮綽悠揚寬綽其名則高明之樂○二句明作樂之功是故鬼神守其幽其鬼不祟也以見陰陽之和而天時順序日月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也○下出息之所以也吾止之於有窮卷之則退藏于密流之於無止放之則彌六合○指北門而言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

然無心貌立於四虛之道無壁落無遮障之地倚於槁梧琴也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不及見不及逐矣形充空虛遂虛空其形乃至委蛇死轉順化無迹可尋女委蛇慮之不知望之不見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振刷其精神調之以自然之命調之使出于自然天命之流行故若萬物混逐叢集而生林樂以其混逐叢生如林故謂之林樂而窈然無形雖布散發揮而彼此不牽曳幽暗昏黙而寂若無聲動於無方所以指揮而不曳也居於窈冥所以幽昏而無聲也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其節奏之妙不定所常也世疑之稽

於聖人以為聖也者達於事之情而遂於物之命也言至樂者奏之以人徵之以天是達情遂命也○以其天機雖有而不弛張而五官皆備而不用此之謂天樂此便是天運也無言而心說天樂之妙心雖喜悅而形容不出也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五目不能覩其形四嶽莫能談其狀以其視聽元無從何處接未免惑也○下總上三段結歸愚可以入道要見天機不張五官不用便是道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懼則悚慄若鬼祟然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精神倦怠若逃遁然卒之於惑惑故愚惑則知識昏迷故愚愚故道以其無識無知道可載而與之

俱也始得名爲載道之器也○上以至樂明順之則治下引仁義先王以陳之芻狗不可復行之于今而夫子强行故有夢眯之患豈非逆之則匈也孔子西游於衛顏淵問師金魯太師名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笥也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便棄而不用行者踐其首脊蘇者樵蘇之人取而爨之而已將欲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游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言其想夢也不得必且數眯焉目病也今而夫子亦取先生已陳芻狗而用之○復取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伐樹

於宋過宋宋伐其樹削迹於衛去衛衛削其迹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疑孔子貌似陽虎故圍之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又引六喻以明古昔陳言祗可用于一時今復取而用之是猶推舟于陸必不行矣必隨時合變應物不窮乃可不然尤取猿狙而衣周公之服雖欲效顰不可得也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猶水今猶陸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周之與魯是舟之與車也今蘄行周於魯蘄行古之周道于今之魯國是猶推舟於陸也不惟勞而無功且身必有殃伐樹削迹皆殃也彼未知夫無方之傳無方

者匱也應物而不窮者也向以見得無方之傳便應物不窮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桔槔俯無心隨人俯仰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任人之所引非桔槔引人也故人要俯就俯要仰就仰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此便是無方之傳也○下要見先王之法在于應物不在于泥古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棃橘柚邪其味雖甘苦相反而皆可於口雖是先後施設各有不同其應變隨時皆可于口也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可見三皇五帝禮義法度亦隨人俯仰也所以不得罪于人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言今人不能服古猶

猨狙不服周公也不惟不知人要且不知時也○故又引但知效顰而不知顰之所以效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譏夫子不知應變隨時復取先王已陳芻狗而欲行之于今誠所謂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也惜乎而顔淵也夫子其窮哉窮其道之不行是以伐樹削迹也○下正明夫子之所以窮者不知道不可求不可獻尤自以爲聖挈仁義之道以行所以不入道也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有道纔謂之賢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

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法度禮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一動一靜陰陽之氣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宜乎其不得也何也爲其求也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故也以其思慮勞神是中無主而道不止視聽勞形是外無正而道不行由中出者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受於外以其不可求也聖人不出由外入者從門入者無主於中中無主而不止不可傳也

聖人不隱聖人之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猶傳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見也遇也而多責言以仁義自見者人必吹毛求疵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而已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隨便取足無所愛慕不竊祿也不貸無出也不以巳義度人不出經式莅名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以其無欲無求也○必以富爲是者以有天下者爲是不能讓祿是苟祿也以顯爲是者必以尊爲聖人者爲顯不能讓名是益名也親權者不能與人政柄操之則慄立于人所必爭之地恐人傾陷舍之則悲欲退已讓人尤恐勢不可失反

覆危機而一無所定鑒以闕其所不休者不知此者是天之戮民也未免好惡傷身何暇言道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正人所用之器唯循大變如比干龍逢夷齊太伯之倫無所湮者為能用之能用此器故曰正者正也無一毫己私己愛純是天行便是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畢竟操權之人乃可用此怨恩取與此便是天門弗開矣言夫子所以求之不得者只為有己私己愛所以天門弗開弗開者不入道也○此段言天下無失其樸當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不可加之以仁義而仁義反遠失其樸也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毒然乃憤發吾心亂

莫大焉（莫大乎仁義）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此便是樸也）吾子亦放（淳樸之）風而動總（其純一之）德而立矣又奚傑然（乎仁義）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天下已失其樸而救以仁義何異建鼓求亡是速其亡也）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烏黑鵠白自然而然何勞辯別）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以仁義爲名譽之觀不足以廣其道德）泉涸魚相與處於陸（天下澆醇散樸亡失其性而）相呴以濕（仁也）相濡以沫（義也）不若相忘於江湖（道術之爲大也）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言有何言句規正老聃）孔子曰

稱老氏其猶龍乎一向未曾見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退藏也而成
具體舒散變化而成文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
張而不能嗋合也予又何規老聃哉言舌舉尚不能下又有何言規誨老
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神運變化若見龍之在田乎
其聲名有若雷霆之聲震驚宇宙而其體淵然靜默發揚生動如天地者
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稱道孔子為先容
老聃方將倨坐于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謙言老矣子
來將何以教戒我乎使我得有所聞也子貢曰夫三王五帝
之治天下雖各有不同其係稱皇稱帝聲名則一也豈無得而然哉

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進言也○你道三皇五帝之治不同］子何以謂之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治水］而湯用兵［放桀］文王順紂［囚于羑里］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以討紂］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汝所言三皇五帝之治非吾所謂三皇五帝之治也］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也］使民心一［無二心也］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無私愛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自長及少人各親其親］而民不非也［有私心矣］舜之治天下［尚賢使能］使民心競［競競則和氣］

決裂機竅早開故使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言其知識早元氣喪泄則人始有夭矣未免有夭折之患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機變也人各有心而兵有順順從以誅暴也殺盜非殺盜自應死非為殺也人各自為一種類而天下耳耳者要見强凌弱衆寡寡天下舉皆如是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夫婦人之大倫而今乎婦女俗之偷薄何忍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莫甚乎三皇五帝之亂天下也○下出亂之所以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日月之光蓋以荒矣下睽遠山川之精氣中墮四時之施使氣序不調草

木黄落其知雕刻穿鑿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罕能籠絡虎豹也○使天下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吾不知其何以爲聖不亦可恥乎其無恥也三皇五帝之治又何可稱說子貢蹵蹵然立不安不安者自愧失其所以問也○此章末結治化皆合天道氣運以行不在言說也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孔子謂老聃曰丘治治者專攻之謂也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三皇五帝治天下之故矣以奸求也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二公分陝之治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七十二君之中一無所用是何也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

君也[若遇之必為彼所笑何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你如今去履踐其迹非其所以迹也何也]今子之所言猶迹也[迹之迹也]夫迹履之所出[尤較近]而迹豈履哉[迹以此非履况迹之迹相去甚遠也]

[又何怪夫人之難說道之難明也○要明道在神氣運化不在陳言舊迹也]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神氣相感而化]蟲[黿類]雄鳴於上風雌[鼈類]應於下風而風化[以聲氣相感而化○物]類[尚]自為雌雄故風化[而生何況人道而不能服化○要順物之]性不可[强]易命不可變[是事之變]

[命之行也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時不可止[古今異時古不可行之于今]道不可壅[道在應變執則壅塞不通矣]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何獨七十二君在天]

在人無所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事事不可也○于是孔子不出靜默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下舉所得以告烏鵲孺孚孺而生魚傅沫而生細要者化祝子而化有弟而兄啼有弟則兄之愛不專有私則不能化物矣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言而飲人以和見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便是化也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化者只是無私無愛不見已之爲聖不知物之下愚以精誠氣化運行服物而物自化矣此便是天道之運行也